

南史

卷五十六  
之五十九

涵芬樓  
影印



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續

緒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  
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  
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  
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  
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

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  
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  
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  
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  
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  
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  
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  
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  
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歎鄧晨乎是冬魏



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日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  
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

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廡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  
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  
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  
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  
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  
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

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關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

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三卷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



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



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己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  
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  
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  
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  
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  
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  
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  
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  
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  
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  
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  
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  
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  
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  
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

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  
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  
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  
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  
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  
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  
夜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

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

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破至江津譽  
次江口湘東王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  
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  
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  
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  
欲應譽啓湘東信之乃覆船沉米斬纘而歸至江陵收  
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  
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  
刺州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  
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

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  
纘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  
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  
岸馳告蒼蒼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爲赴期大  
喜及至竝禽之纘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蒼襲江陵  
常載纘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澧水  
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  
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  
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



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  
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齊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綜  
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  
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  
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  
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



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縮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縮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縮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縮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縮以疾

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沉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

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  
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  
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城乃諷夬曰  
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卽授武帝黃鉞  
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  
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  
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西域固守城中  
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

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  
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  
興

子興字孝卿幼而歧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  
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  
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興奔侍醫藥言淚  
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  
更在子興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  
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興以蜀  
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興亦相隨

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僕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卽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

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  
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  
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  
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  
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衾履以斂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  
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  
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謚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  
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



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



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

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  
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  
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  
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  
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爲衛  
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  
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  
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  
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

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

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祇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  
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  
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  
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  
不見減深自弩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  
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  
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  
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  
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  
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

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  
邛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  
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  
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  
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  
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  
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  
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  
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

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  
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  
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  
俄而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  
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  
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  
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  
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  
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  
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



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  
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  
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  
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  
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  
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  
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  
耻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  
輦水灑御路僧珍旣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  
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



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卽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

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  
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  
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  
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  
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  
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涇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  
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  
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

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  
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  
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  
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  
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  
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  
帝悅用爲荊州中從事勅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  
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  
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

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  
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特長  
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  
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爲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  
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  
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  
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  
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

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  
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  
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蓋  
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  
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勲亦  
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張緬傳俄復舊任○舊任閣本作爲真

張纘傳帝執四部書日日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梁書帝作常君作若

以綜密之屬還其家○密閣本作蜜應改从之

張綰傳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三梁書作二

呂僧珍傳姊適于氏○于一本作于

因醉後取一甘食○甘監本誤升梁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應改从之

樂藹傳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久灰閣本作萬匹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又注云匹一作石

史臣論克濟陶冶之功○陶冶梁書作溫陶應改从之

○補錄東一廿食○皆遺本○

○此本○

○此本○

○此本○

○此本○

○此本○

○此本○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南史卷五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  
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  
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謀罔  
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

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  
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  
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  
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  
威卿仕爲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  
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  
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入靈  
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  
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  
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鄆字聖

通任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  
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  
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  
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  
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  
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  
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  
之曰汝竝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  
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  
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

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  
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  
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  
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  
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  
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  
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  
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  
冲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  
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

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  
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  
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  
爲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  
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  
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  
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



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  
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  
令及恩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  
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  
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  
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  
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  
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  
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

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  
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  
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  
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  
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  
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  
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  
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  
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  
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

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  
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  
卽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  
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  
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  
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  
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  
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  
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  
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

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旣門陷祆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

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  
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  
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  
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  
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  
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  
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  
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  
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  
陵旣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

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  
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  
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  
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  
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  
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  
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  
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



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  
并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  
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  
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  
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  
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  
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  
城剽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  
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

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所  
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  
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  
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  
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  
連戰皆捷帝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  
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  
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  
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  
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

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  
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  
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  
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  
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  
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  
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  
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  
寔乃經國長疇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  
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

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  
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  
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  
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諡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  
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  
常見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  
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  
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  
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  
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

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  
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畢  
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  
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畢坐事誅  
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  
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弑  
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  
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  
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

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  
與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  
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  
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  
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  
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  
以爲言太子曰吾平生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  
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  
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  
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



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  
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  
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  
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  
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  
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  
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  
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  
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

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  
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  
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  
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  
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  
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  
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  
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  
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

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  
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  
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  
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  
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  
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  
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  
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  
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

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  
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  
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  
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  
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  
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  
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  
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

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  
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少孤貧約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傅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  
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  
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  
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  
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  
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  
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

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則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竊以赤



章事因上省醫徐瑒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遣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諡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

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  
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  
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  
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  
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  
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  
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  
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  
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剋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

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侯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佐書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

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  
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  
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  
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  
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  
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  
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  
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  
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  
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

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  
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  
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  
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  
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  
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竝隨府遷每  
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  
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  
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  
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



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二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

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  
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  
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  
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  
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  
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院見文惠太子先墜  
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  
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

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  
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  
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  
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  
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卽貨去買銀輸官  
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  
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  
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  
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

侯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  
時江祐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  
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  
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  
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  
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  
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  
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

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  
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  
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  
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昏遇弒侍中張穆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  
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  
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  
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  
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  
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

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卽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



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主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  
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  
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  
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  
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  
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  
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  
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  
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晔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晔亡  
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

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  
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  
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  
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  
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  
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卽  
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卽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  
軍禮官請諡曰宣勅賜諡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孫伯翳太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

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  
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  
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  
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  
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  
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  
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  
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  
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

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便毀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

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纘乃下教斷不祠後以  
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纘墨綬來迎武帝與纘有  
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纘爲晉安太守在  
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  
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纘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  
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纘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  
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  
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  
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  
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  
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  
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  
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躡亦鳳德之衰乎縝婞直之  
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七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沈約傳林子輒摧鋒居前○摧監本作推今改从閣本子旋傳衆字仲師○師一本作興

時梁武帝制千字文詩衆爲之注解○顧炎武曰千字文有二本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也今云梁武帝制千字文詩則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又隋書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而梁書蕭子範傳謂子範作之記室蔡遠注釋今云衆爲之注解亦彼此互異

范雲傳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亭監本訛停今改

从閣本

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東監本誤築又下文梁

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句蹕誤跋今俱改正

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先諮監本誤元詔今改从閣本

交游不雜○監本脫不雜二字今增入

百二本善書辭論志千字文一參讀千障結文一

初樂元帝時千文若泉改之出類○題名知日軍守六

千茲動泉字於詞○詞一本非典

九詳辭林千障結論風雨○難道本非非今更及閣本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南史卷五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正子載

關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子忌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  
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  
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  
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  
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

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  
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  
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  
永元初袁顛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顛到州  
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顛之禍累遷齊興  
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  
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  
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  
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  
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

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茄  
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士難其人久  
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江  
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  
建徵爲大理武帝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  
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  
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

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  
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  
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  
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  
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  
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  
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

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  
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  
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  
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  
繩合肥旣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  
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  
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  
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勅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

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  
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  
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  
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  
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  
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  
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  
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  
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



百身卷五十八 死傳 五  
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陽尹以公事免十  
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  
遷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  
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  
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  
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  
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  
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  
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  
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

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卽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  
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  
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  
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  
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  
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  
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  
卒於鎮諡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  
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  
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  
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  
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  
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  
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  
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  
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後  
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稠密  
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

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  
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  
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  
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  
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  
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  
不爲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  
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內史劉孝  
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勅安可輕信單使妄相  
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



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  
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  
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  
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  
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  
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  
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  
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  
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

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  
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  
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  
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  
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  
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  
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  
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  
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  
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

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  
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  
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  
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  
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  
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  
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  
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  
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  
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  
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  
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  
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諡忠貞  
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  
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  
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

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  
黃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  
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  
沉敏有器局仕梁爲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  
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  
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  
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  
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  
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

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  
梁敬帝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  
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  
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  
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城以  
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  
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  
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  
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  
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  
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  
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  
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  
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  
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  
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  
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  
滅殷氏封媯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

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

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鼎兒誰爲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

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詎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  
十三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  
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  
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  
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  
於城內初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以常快  
快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育才不識者頗  
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  
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  
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遙光

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  
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  
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  
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  
効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  
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  
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  
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  
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  
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



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  
公私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  
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  
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  
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  
魏魏軍來援以遂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  
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  
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北侵以遂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

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  
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  
相別邃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成  
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  
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  
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閭  
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  
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  
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  
軍進爵爲侯諡曰烈邃沉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

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當大闢土字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儀容能言立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己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儼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比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

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  
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遂所器重戎政咸  
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  
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  
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  
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  
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  
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  
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

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諡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卽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

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  
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  
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  
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  
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  
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閤  
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  
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  
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

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  
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  
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  
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崱入守  
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  
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  
以成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  
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  
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  
贈司空諡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  
身不跨鞦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  
得乎遂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  
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  
曰妄乎

南史卷五十八

密要大公遺金越之難博思立而

南史卷五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

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  
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  
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  
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  
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  
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

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  
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  
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  
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  
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  
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  
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  
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  
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  
狐陽原莫不霑仁沐義昭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  
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  
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

書卽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  
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  
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  
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  
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  
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  
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  
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

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  
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  
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  
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  
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  
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  
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  
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  
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  
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

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  
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  
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  
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二十五  
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  
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  
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  
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  
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  
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

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赴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

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病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諡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



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  
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  
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  
淹文章躋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  
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  
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傳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  
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薦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  
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

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  
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  
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  
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  
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  
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  
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  
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  
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  
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兖州秀

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卽歐出昉父遙本性重

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  
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  
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  
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  
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  
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  
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  
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

一  
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  
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昉慙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  
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  
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  
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  
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  
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  
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  
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

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  
皆班之親戚卽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  
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阼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  
郎出爲宜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  
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  
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  
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  
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  
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  
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



閣四部篇卷分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諡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

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卽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誠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

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  
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  
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  
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  
爲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  
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  
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  
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  
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

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  
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客曰夫草虫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  
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塤箎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  
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  
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  
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  
彝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立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  
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與雲雨呼噏下  
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  
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  
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  
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  
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  
紳羨其登仙加以斂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  
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  
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  
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  
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

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織  
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  
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鷁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  
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  
驩兜之掩義荆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  
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  
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  
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

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  
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  
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  
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義禽獸  
相若一覺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覺也名陷饕餮貞  
介所羞三覺也古人知三覺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  
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  
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適文麗  
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  
輜輶擊鞞坐客恒滿路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  
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  
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  
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  
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

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權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到漑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  
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  
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  
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  
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  
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  
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

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  
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  
學博士尙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功  
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  
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  
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文惠  
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  
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  
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  
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



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澄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  
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  
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  
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  
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卽真時武  
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  
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  
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  
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  
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

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  
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  
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  
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  
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  
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  
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  
中郎諮議參車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  
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  
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

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

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

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  
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  
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  
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  
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身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蕭文  
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  
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  
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  
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  
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  
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  
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  
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  
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沉靜  
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  
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南史卷五十九考證

江淹傳豫三五賤伎之末○五閣本注一作王

在昉傳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郎閣  
本作令誤也

主人所然○所監本作忻梁書同今从閣本

王僧孺傳東海郟人也○監本缺也字今增入  
撰起居注中表簿○簿一本作薄今从梁書

